

文 學 叢 刊

長 生 塔

巴 金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塔 生 長

金 巳

有版權

定價二元八角

長生塔

巴金作

吳文生發行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南京路一零八號
重慶國貨路一四號
江蘇南通路十二號

文化生活出版社印刷

巴金文學叢刊

第十卷第六集

涪苗季 山德 航樓 黑門於記 小致於江山 夜下 長江上 長生塔

周文長篇 台文中篇 沙汀短篇 蕭焚短篇 陳白塵短篇 曹牧良短篇 葉煤短篇 巴金童話

赫美國嗎 夜記 旅人的心 崇高的母性 白夜 殘郵寄民 新學究 野花與箭

尹庚散記 魯彥散記 黎烈文散文 蘇尼散記 沈從文書信 李健吾劇本 胡風詩集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初版

三十七年四月七版

序

我和所有的人一樣，我也曾做過小孩的。那時我的父親還活在這世界上。他常常帶我上街，帶我進戲園，還到一些別的地方。在父親面前我是一個多嘴的孩子。我看見任何新奇的事情我都要父親給我講個明白。那時我覺得我是幸福的。

但是父親終於跟着母親到另一個世界去了。這不幸的事情來得很快。從這時期我只有在背着人的時候才敢偷偷地唸那一個我最寶愛的「爹」字。

從做孩子時候起我就愛做夢。父親去世以後我還可以在夢裏看見他的面容。所以我非常喜歡夢。夢常常是很美麗的。

年光自然不能夠倒流，我沒法再回到兒時去，而且父親死去也有二十年了。但最近我還做過和父親在一起的夢。二十年前的情景我居然還能夠在夢裏重睹。

且我還和父親在一起過了一些新的生活。

現實的生活常常悶得我透不過氣來。我的手腳上都戴着無形的鐵鐐。然而在夢裏我卻是有充分自由的。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拘束我。

我不能讓我的夢景被遺忘，所以把牠們記下來。這些全是小孩的夢。我勉強稱牠們為童話，其實把牠們叫做「夢話」倒更適當。

長生的塔，隱身的珠，能言的樹，還有那奇怪的祕密，我們這世界上哪里會有這些東西？我不是在睜起眼睛講夢話麼？見識高遠的讀者，寬恕我能，我不會麻煩你們來聽夢話的。

倘有人說夢話太荒唐，我也不出來否認。然而夢話卻常常是大膽的，沒有拘束的。那些快被現實生活悶煞的人，倒不妨在這些小孩的夢景裏呼吸一點新鮮空氣。我願意把這本小書獻給他們。

目 錄

序·····	一
長生塔·····	一
塔的秘密·····	二
隱身珠·····	五七
能言樹·····	七一

長生塔

「從前有一個國王……」

父親總是這樣開始地講故事。

「國王，你總是說國王，國王究竟是什麼樣的東西？」

有時候我就忍耐不住地這樣問他，因為我一生從沒有見過這樣的東西。

「國王……就是那個終日坐在宮殿裏的戴着王冠的怪物呢！」

父親費力地想了一會兒纔這樣簡短地回答我，於是便繼續講起故事來。

這時候我們的船泊在岸邊一株樹下。父親坐在船頭安閒地吸煙；我躺在船中間，兩隻眼睛仰望着充滿了燦爛的雲霞的西邊天空。一些遠山若隱若現地掛在天際，彷彿是幾片出色的雲彩。幾隻漁船正張着帆從河面上回來，從這裏石去，好像是

幾隻模型的小船擺放在湖水上。浪輕輕地敲着岸，發出單調的聲音。一切是平靜而安閒，在這其間那溫和的夜伴着父親的溫和的聲音漸漸地來了。

「從前有一個國王，是一個很能幹很有本領的人，他的臣子沒有一個不深深敬服他；他統治着很大的地方……」

「那麼國王都是很能幹很有本領的嗎？」

我禁不住這樣打岔地問道，因為故事裏的國王總是很能幹很有本領，很了不起的人物。

「蠢孩子！那不過是故事罷了，誰對你說過真有那樣的人？」父親回答了，又繼續說下去。

「——偉大的國王呀！萬能的國王呀！無數的臣子都這樣誠心地歡呼道。這些歡呼聲送進了國王的宮殿裏。國王不覺歡喜地摸着他的鬍鬚微笑了。」

「——願國王萬歲，萬歲，萬萬歲呀！許多敬服國王的臣子常常跪在宮殿外面

諂諛地歡呼禱祝。他們的忠誠更使國王高興了。國王把他們全都封了官。他們感激地謝了恩，快活地回到家裏，以後更忠誠地到國王那裏去歡呼禱祝，去伺候國王。他們很是得着國王的歡心。

「這樣子在這國度裏官就突然加多起來了，真是多了許多。國王也很高興，因為官加多就表示忠心的臣子加多，也就表示這國度裏更是太平了。這許多忠心的臣子整天包圍着國王，忠誠地侍候他，使得國王的快樂一天天增加起來。」

我聽到這裏就不平似地起了疑問了。我便問道：「父親，難道做官便是這麼容易的事？」

這時候雲霞已經消滅了，天空成了一片淺灰色。天邊還有一點光亮。景色漸漸模糊起來。浪聲較前響亮一點，繫在那株樹幹上的我們的船微微動搖着。我掉頭去看父親的臉，在父親的臉上我看不出什麼表情，一層淡淡的夜色籠罩着他的臉。煙頭已經快燃完了，他把牠擲進了水裏。他的聲調也是很平淡的。這故事好像和他沒

有一點關係。這樣使我對於這故事的真實性也不禁懷疑起來了。倘使父親不再繼續說下去，我就會忘掉了那一切的人物。什麼國王，什麼官，什麼臣子，全都會消滅了。

「容易？你說容易？要做到忠心的確不是容易的事呢！」父親的話也許有道理，但我也不要去管他，就讓他說下去罷。

「這位偉大的國王在宮殿裏生活着，自然是過着最好的生活，什麼也不缺乏。各地方的好東西都運到了宮殿裏來；各地方的美麗的女人都被選作了他的妃子。爲了修造更多更好的宮殿和花園，全國的最出色的木匠都被召了來。什麼最困難，最被人認爲不可能的事情，都在國王的命令下做出來了，而且常常是用全國的力量做出來的。總之，對於國王從沒有什麼不如意的事情。他每天從這個妃子的房間走到那個妃子的花園；聽了這個大臣的歡呼，又去聽那個大臣的諂諛。也沒有戰爭，因爲國王的威武已經使鄰國敬服了。將軍常常在宮殿裏陪着國王下棋聽戲。在宮裏每天都有最好的戲班表演着最有趣味的戲。總之，宮殿是那樣的富麗堂皇，宮殿裏

的生活是那樣的豐富快樂。國王和他的數百個妃子，和他的許多大臣將軍真個在酒池肉林一般的供給裏很快活地生活着。」

父親的聲音有點憂鬱了。我不知道這是爲了什麼緣故。他的眼睛抬得高高的，彷彿在看遠處，但天邊除了最後的一線光亮外，便再也沒有什麼。

「是的，在宮殿裏是快活的，溫暖的，幸福的，但是在遠遠的地方，譬如在山裏，在海邊，在那些國王看不見走不到的地方，就有許多寒冷的小屋，那裏面住着無數的賤民。他們給國王做了種種勞苦的事情，他們從前給國王打過仗，給國王運過木料石頭，給國王修造過宮殿花園，給國王供給了種種衣食上需要的東西。但是他們沒有資格做官，卻只是疲倦地回到小屋裏，過他們的寒冷的生活。」

「那麼他們爲什麼不跪到宮殿前面去歡呼『國王萬歲』呢？」我覺得奇怪地問起來，真正有點不明白。

父親似乎在憂鬱地微笑了。他伸手撫摩了我的頭，憐憫似地說：「聰明的孩子，

他們倒沒有這個念頭。不過即使有，也是做不到的。他們沒有這個時間。他們整大裏就忙着做種種勞苦的事情。每晚他們疲倦地回到了家裏就只知道寒冷和饑餓。」

父親忽然換了堅決的語調說下去：「我們且放過這般不幸的賤民，現在還是說那位偉大的國王罷。國王是快活的，偉大的，萬能的。他滿足地過着他的日子。他完全想像不到世間還會有什麼不幸的事情。在幸福裏日子是過得很快的，就像我們面前的流水一般。」

「於是一件先前誰也不會想到的事情慢慢地來了。老和病這兩樣東西，雖是貴為國王，也免不掉。金錢，權力，幸福，在這方面也沒有多大的效力了。國王的身體一天天地衰弱起來，雖然有幾個很出色的御醫給他診斷，雖然他服了種種名貴的補藥，雖然有許多忠心的臣子每天在為他的健康祈禱，這一切都不能夠阻止那個自然的生理的現象。他的頭髮漸漸落了，牙齒鈍起來，眼睛有些昏花了。體力也有些不濟事，常常無緣無故地疲倦起來。國王為這些現象開始焦心着。從衰老他便想到了

死，他漸漸明白便是做了一個偉大的國王也免不掉要死的事情，他的歡樂的面龐上開始出現了憂愁的顏色。他感到大的不滿足，大的不安了，尤其是因為他沒有一個可以承繼他做國王的太子。這焦心一天天地增加着，妃子的安慰和勸解，大臣的諂諛和祈禱，都不能夠使國王安心，他終日被那死的祕密糾纏着。死的祕密把他的——一切的快樂都奪去了！

「——怎樣纔能夠長生不死呵！國王常常在心裏這樣想着。爲了這個他便派了人到各地方去尋求長生的仙藥，因爲他的出色的御醫們在這事情上已經用盡他們的力量了。他的專使也會到過山裏，到過海邊，就是那般賤民住的地方。」

「聽說是國王的專使來了，又知道是來尋求長生藥的，那般賤民便不禁大大地喫驚了。他們就對專使們說：「你們跑了這麼遠的路來找長生藥？我們這裏卻只有速死的方子！怎麼國王居然會想長生？我們卻只願意能夠早一天死掉就好了！」

「聽了這樣的語，那些專使也同樣地大大喫驚了。他們看見了那地方的情形，

他們把那些只願意速死的賤民當作了魔鬼一般，便連忙逃開了那污穢可怕的地方，而且臨去時耳邊還留着一些怨憤和悲泣的聲音。

「離開了山和海，那些專使又能夠在什麼地方去求長生仙藥呢？他們走遍了這個國度，問遍了在這國度裏所有的有名望的人，卻始終找不到長生的仙藥。有幾個年高有德的人告訴說，這樣的仙藥從前的確是有過的，而且藏在那一座二十七層的長生寶塔裏，可是如今失傳了。連寶塔在什麼地方也沒有人知道。便是他們自己也只是彷彿聽見祖父們說起過長生塔倒塌的事。

「專使們只得空着兩手回去了。從各地方回來的專使都是同樣地得不着一點東西。這事情使得國王起初很憂愁，結果就大大地發怒了。在他所統治的這麼大的國度裏居然沒有長生仙藥，這事情使人太不能夠相信了。一定是那些專使們不盡力，不忠心，或者他們簡直就沒有去尋求過——不僅國王這樣想，那般大臣也是這樣地說。於是國王便下了懲罰的命令，把那些專使們殺的殺，囚的囚，放逐的放逐。

過後又派遣了第二批的專使；這一批專使都是從那些忠心的臣子裏面挑選出來的，而且出發的時候還得了國王的豐厚的賞賜。

「這一批專使也走遍了前一批專使所走過的地方，也得着同樣的結果。然而他們究竟是聰明的人，他們知道不帶點東西回去是不行的。於是每個人都找到了一些奇怪的藥草，他們就說這是長生的仙藥，帶回去獻給國王。」

「望着面前的那許多奇怪的仙藥，國王心裏真是快活極了。爲了這事情宮殿裏舉行了盛大的慶祝會，那些專使也得了更多的賞賜，並且還陞了官。」

「然而那究竟是不是長生的仙藥呢？」我感到興趣地高聲叫了起來，我的眼前彷彿就放着那許多奇形怪狀的古怪的藥草。

父親歎了歎，慢慢地燃起第二支烟，火光一亮，他的多皺紋的臉在黑暗裏現露了一下，那張生滿着鬍鬚的嘴安閑似地吸着烟，我看着那張嘴，很想馬上把那嘴裏所包含的祕密全都知道。

但是父親微微一笑，回答說：「孩子，不要打岔我，這不過是故事，你聽說下去就行了。長生的仙藥在這世間恐怕是不曾有的罷。總之那位國王把那許多古怪的藥草全都依次喫下去了。然而結果呢，他的身體不但不會強健起來，反而是一天天地更加衰弱了，連記憶力也漸漸壞了。」

「看見所謂長生的仙藥沒有一點效果，而且國王的身體只是不停地衰弱下去，那些大臣將軍們也開始恐慌起來，一則因為國王心裏不快活，許多事情都難辦；二則想到失去這樣一個偉大的國王以後，他們就有不知道怎樣來處理他們的生活的危險。至於那些因獻仙藥而降官的大臣們的恐慌是更不消說的了。然而他們除了祈禱歡呼說諂諛的話以外，對於國王的健康的事情就再沒有一點辦法。他們常常暗地裏思索討論，終於一個賢明的老臣想出了一件事情，他說長生藥之所以不靈，全是因為那些住在山中和海邊的賤民從中作祟，他們一定在暗暗地用什麼邪術詛咒國王。」

「——呵，不錯！他們果然說過對國王大不敬的話！一定是他們詛咒國王，我就聽見過他們的怨言！一個做過求藥專使的大臣這樣附和道。

「——那麼，沒有疑問了，一定是的。那般賤民因為從來不曾得過國王的好處，所以恨他。衆人齊聲附和着這個發現，於是就將這個發現去告訴了國王。

「國王素來就不喜歡賤民，因為大臣們會對他說過那般人的種種的壞話，而且國王自己也偶爾看見過那種衣服污穢相貌悲戚的人，他尤其不高興的是他們不知道禮貌，不會對他跪着歡呼萬歲。國王聽見大臣的話，自己一想果然不錯，也不再考量，就下了一道懲罰賤民的命令。於是哭聲就更響亮地充滿在山中和海邊了。笞刑，餓餓，放逐，這就是對於那般不幸的賤民的懲罰。而他們裏面年青美麗的女人也就被送到大臣們家中去做了婢妾。

「但是這事情過了幾個月後，國王的病體依舊沒有起色，而國王的脾氣卻越發變壞了，常常無緣無故地將妃子和大臣將軍責罵；爲了一點小事也會將一個臣

子重重地懲罰。這時候不僅他自己十分焦心，妃子和大臣將軍們也是非常憂慮着。後來還是那個賢明的老臣獻了一個方策——把那傳說倒塌了的偉大的長生寶塔重建起來，讓國王住在裏面修道，在這裏面國王不僅可以免除一切人間的詛咒，並且還可以接觸天空的神聖的靈氣。這座塔裏面一切布置應該全是最聖潔，最精妙，最莊嚴的，而且全是年代久遠的供神的東西。在長生塔裏面唯一的修行的人一定可以長生。

「——好，馬上就給我修罷。國王高興地叫起來。

「——但是這樣的塔恐怕要花十年以上的功夫纔修得好。一個年青一點的大臣冒昧地說。

「——十年？你想我還能夠等到十年以後嗎？你這混蛋！國王的臉色馬上陰沉起來，他發怒着，就順手把桌上的什麼東西擲在地上打碎了。

「大臣將軍們膽怯地彼此望着，不敢再說一句話。

「——我想三年總夠了。最後還是那個賢明的老臣斗膽地說。」

「——我說非給我在一年裏修好不可。要知道無論多大的代價我都不顧惜。但是一定要在一年裏面修好。國王堅決地說罷就轉身走開了。他到他最心愛的那個妃子的花園裏去，告訴這個好消息。」

「國王的話是法律，不服從他的話便是犯罪。誰也不敢再遲疑了。於是大臣將軍們便聚集起來商量修建長生塔的事情，大家都埋怨着那賢明的老臣，怪他不應該憑空地造出什麼長生塔的故事來。」

「老臣這時候已經熟思過了。他帶了一種近乎殘酷的微笑不忙地回答道：「這有什麼值得發急。你們各位忘了我們國裏還有着那麼多的賤民呢，反正國王說過並不顧惜任何大的代價。」

「——好罷，就這樣做！大臣們彼此會心地一笑。」

「就從這天起徵發的命令下來了，成千成百的賤民絡繹不絕地像囚犯一般」

從山裏從海邊被押到京城裏來，建塔的工作便這樣地開始了。

「饑餓和疲勞折磨着每個人，這工作簡直不是人力所能夠勝任的。所以在最初幾天裏便逃掉了好幾十個賤民。但這樣一來卻使得那些留着的同伴們的待遇變為更加惡劣了。將軍們的威風在這時大大地顯露出來。每個賤民都被加上腳鍊，還有兇惡的守兵拿着皮鞭在旁邊監督着。」

「這時候是在冬天，雪落着，道路都凍冰了。每個賤民的手凍壞了，又給石塊磨出血來，腳也是這樣。雪地上到處都是血跡，血和雪混在一起。在這困難的情形下面，塔慢慢地修建起來。第一層的每個基石上都染着賤民的血。」

「工作是一刻也不能夠停止的。夜裏也要輪班地做。於是修塔的賤民有的凍死了，有的餓死了，有的累死了，然而又有更多的新人來代替。他們抬着石頭，拿着斧頭，捏着鑿子，爬在梯上的時候，大家都唱着歌，但這歌聲裏沒有快樂，只有哭泣，只有怨憤，只有詛咒。」

「國王的宮殿就在對面，這種歌聲也傳進國王的耳裏了。他叫了大臣將軍們來問：『是什麼聲音？』」

「——是那些修塔的賤民在唱歌。大臣將軍們惶恐地回答着。」

「——哦！國王的臉陰沈着。他略略點頭，不再說什麼了。」

「從這時候起，無論什麼時候國王的耳裏都響着這樣的歌聲。晚上睡在他心愛的妃子的床上，他也會被這歌聲吵醒。這歌聲擾亂了他的腦筋，幾乎使思索也成為不可能的事情了。起初他還只是討厭，後來就有些害怕起來。這是詛咒，是怨憤，是哀泣，他漸漸地明白了。」

「一天午後國王躺在床上，突然喚了大臣將軍們來，又問道：『是什麼聲音？』」

「——那些修塔的賤民在唱歌。大臣將軍們依舊惶恐地回答着。」

「——他們爲什麼就不願意我長生呢？他自語似地說着，接着又憤怒似地叫了兩個「殺」字，於是就閉上了眼睛在養神。」

「大臣將軍們不明白他的意思，但又不敢拿問話去驚擾他。他們只知道國王的話是法律。他們出了宮殿，馬上就在修塔的賤民中間選出一批年老體弱的來，不由分說地殺掉了。」

「但是賤民的歌聲依舊繼續着，他們似乎不唱歌就抬不動石頭，拿不起斧子。過一些時候國王又在床上叫出了「殺」字。」

「這樣地殺了五六回，塔還沒有修好，國王的身體就壞到幾乎連起床也不能夠了。」

「——長生塔要到什麼時候才能夠修好呢？國王時時刻刻在床上唸着。這時候春天早已過去，夏天也已過去，秋天剛剛來到，塔也還只造到了第二十二層。」

「有一天那位賢明的老臣看見國王的身體實在不行了，便和別的大臣將軍們商量道：「就造到這裏為止罷，不然恐怕這塔會成爲沒用的東西了。」大家同意着。於是他們便進宮去報告：十天以後國王就可以登那長生塔了。」

「這十天內大臣們拚命地布置一切，而且很早他們就差遣了專員到各處的大廟裏去搜羅供神的寶物，甚至花了高價渡海到東方的國家裏去尋求，這時候天天都有專員從各處回來，而且沒有一個人不是滿載着寶物回來的。

「十天以後二十二層塔裏的布置全都完備，但國王卻已經是整整有三天不能夠起床的人了。聽說要登長生塔，他居然用了最後的努力掙扎着走下床來。他由妃子大臣將軍們扶着勉強走進了那堂皇偉大的寶塔。

「真是一座偉大的神聖的寶塔呵！不僅是國王，連每個妃子每個大臣每個將軍都禁不住這樣地讚嘆了。塔裏的布置一層勝過一層，一層比一層精妙，莊嚴。

「——我的性命有救了！那個病弱得快要死去的國王看見這可以比得上西方極樂世界的景象，也不覺寬心地發出這歡呼了。他由許多人扶持着極其勉強地終於登上了最後的一層。

「孩子，我應該用怎樣的話來形容那第二十二層塔裏的布置呢？據說是任何

凡人的腦筋裏想像不出來的那樣的精妙，莊嚴，那一層塔是人間建築中最高的東西了。站在那上面就好像進了另一個新奇的，聖潔的世界，一伸手就可以叩那天堂的門似的。

「這時是早晨，天空是那樣清明，日光是那樣燦爛，空氣是那樣新鮮。宮殿在對面，從塔裏看下去簡直成了玩具般的渺小的東西了。在塔的周圍像螞蟻一般的那無數忠心的臣子不住地深深跪拜，高聲歡呼：『國王萬歲。』」

「——我的性命一定有救了！當那新鮮的溫和的空氣愛撫似地觸到國王的瘦臉時，他不禁欣慰地又一次這樣歡呼了。同時萬歲的呼聲接連不斷地送到他的耳裏來。」

「——每個人都降官呵！國王快活地側頭對那賢明的老臣說。每個人的臉上都現了喜色，每個人都跪下去謝恩，這消息傳到了下面去，於是更大的歡呼聲便響起來。」

「國王高興着，妃子們高興着，大臣將軍們高興着，一切的臣子們都高興着。只有在那山中，在那海邊那些賤民仍舊在悲哀地痛哭，詛咒。但他們的聲音是沒有人能夠聽見的。」

「然而一陣可怕的大的崩裂的聲音突然在這時候響了起來。在一剎那間，那座精妙莊嚴的二十二層的寶塔就開始散開。這事情來得太突然，使得每個人都沒法防備。國王剛剛發出了他的最後的一聲驚叫，就跟着第二十二層塔的石頭從很高的空中跌落在地上了。」

「那時候的騷亂的情形是不必說的。每個人只顧自己地逃命，也沒有人再去管那偉大的國王了。總之，不到多大一會功夫，那座精妙莊嚴的長生寶塔就帶着牠裏面的可以和西方極樂世界相比的布置全部崩裂了，只剩下無數的石頭，每一塊石頭上還留着建塔時那般賤民的血跡，在秋天早晨的陽光下面燦爛地發亮。」

「長生塔的故事就這樣地完結了。」父親擲了第二支烟蒂在水裏，疲倦似地

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這支烟還只燃了一半，他就忘了吸，只顧起勁地說着話，現在又不自覺地將牠拋棄了。他平常吸烟時並不是這樣。「但是，父親，那樣偉大的塔，怎麼就會馬上倒塌了呢？這好像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也鬆了一口氣，但對於父親的似乎還未完結的故事感着不滿足，所以盤問似地這樣說了。

「孩子，沙上建築的樓台從來就是立不穩的。」父親確切地回答說。「而且這不過是故事。我們上岸去罷，我想你該是很瞌睡的了。回家去好好地睡罷，不要去想什麼國王和他的長生塔，免得今晚上會做惡夢。記着那不過人們編造出來的故事罷了。」

父親說着就站了起來。但是從他的聲音上猜想這故事又像是真實的，並且和真事一樣地使他起了那樣大的感動。

我們和平時一樣，父親拉着我的手上了岸，依着大熊星給我們指的方向慢慢兒走回家去。

塔的祕密

門外刮着雪風，爐裏的火快熄滅了。父親還沒有回來。我蜷縮地躺在被窩裏，望着桌上那盞煤油燈的微光漸漸地黯淡下去。我不敢動。我有些害怕，我拚命睜大眼睛望着那燈光。那快要熄滅的光亮忽然向四面放散開來。我駭得身子發抖。

「碰，碰，」有誰在外面敲門，這不是父親敲門的聲音。我不敢動，也不敢應一聲。我只是把身子縮成一團。

「碰，碰，」外面的人繼續在敲門。那個人並不開口，只顧默默地敲着。我彷彿看見門在動。我連忙用棉被蒙了頭。

忽地裏一聲響，一陣雪風吹進了屋裏，把我的棉被也吹落在地上。燈滅了。屋裏完全是黑暗。門開着。門在「依亞」地響。灰白的雪花在門外飛舞。風帶着狂叫聲把

雪花趕了進來。

我驚恐地哭叫着。然而房裏只有我一個人。我又冷又怕。我凍得牙齒打戰，躺在牀上不敢動。

遠遠地現了兩點光亮，向着屋裏逼近，進了房裏，是一雙明亮的眼睛。

這雙眼睛懸在屋中間，那光亮直往我的臉上射來。很奇怪，這眼光一點也不可怕，倒是很溫和的，就和父親的眼光差不多。這眼光定在我的臉上，倒把我的懼怕慢慢地驅走了。

我正疑惑地望着那一雙眼睛，忽然我發覺那雙眼睛漸漸擴大起來，很快地從黑暗裏出現了一個臉，接着我就看見一個和父親的相貌差不多的老人站在我的牀前。是的，房裏雖然沒有燈光，他的相貌我也看得很清楚。我還看見他的嘴上帶着微笑。他向我伸出手來。

「孩子，起來，跟我去，」他溫和地對我說。這聲音我聽起來好像是十分熟習的。

「父親呢？」我有點不明白，便問道。

「我帶你去見他，他叫我來找你。」他溫和地回答我。

我毫不遲疑地站起來。我相信他，好像他是我的一個老朋友。

他牽了我的手，我靠着他，我們兩個大步走出門去。

我們剛走出門，一股風迎面吹來，碰的一聲門在我們的後面關上了。風吹在我身上，我不覺得冷。但是我和那老人卻被風捲到了空中去。

「呀！」我驚恐地叫了一聲。我緊緊抓住他的手。我以為我這身子會跌落到地上去。然而我還是安穩地站在半空中，我聽見那老人的溫和的而且帶着鼓舞的聲音：「孩子，不要怕，這不要緊。」

我還想問他一兩句話，可是風卻載着我們往前走走了。

「孩子，不要怕，這不要緊。」這一句話留在我的耳邊許久都不消去。

我不覺得冷。我的胆子慢慢地大起來。我們走得真快。我只看見一匹一匹的山

在我的腳下面退去，接着是一道一道的河。風在我們的周圍狂叫，把一陣一陣的雪花捲到我們的身邊來，但一挨到我們身上牠們就落下去化了。

周圍依舊是黑暗，下面只有白色和黑色，好像有些山頂上雪已經堆積起來了。我們看不見一線光亮，但我們不停地在空中走着。一路上那個人並不和我說話，我不知道他要把我帶到什麼地方去。

「我們現在到什麼地方去？」我終於忍不住了，就向老人發問道。

「去什麼地方？」老人俯下頭看我，他微微地笑了。「看長生塔去！」

「長生塔？父親說過長生塔已經倒塌了！我疑惑地辯駁道。

「你真是一個多嘴的孩子！小孩子知道些什麼？」他責備似地說，並不回答我的話。我們又繼續前進了。

路好像是很長的。周圍依舊是黑暗。在我們的腳下一匹一匹的山往後面退去，接着又是一道一道的河。沒有光亮，沒有人聲。只有風在叫吼。我覺得我的腳動得更

快了。我彷彿不是用腳走，是用翅膀在飛。

「怎麼還沒有到？還有有多遠？」我又不能忍耐地發問了。「父親真在那裏等我嗎？」

「不遠了，你這性急的孩子，你不看見前面有燈光嗎？那麼多的燈光你會看不見！」他帶笑地回答我，把我的手捏得更緊一點。

奇怪，先前我的前面只是一片黑暗，現在我卻看見一片光亮在那邊閃耀了。一座高的塔聳立在左邊，是那樣的高而且尖，就像一把寶劍插在天心似的。我數不清那座塔有多少層，但每一層的簷角都掛滿着星一般明亮的燈。那些燈真明亮，一剎那間就把半個天空照亮了。再沒有風，沒有雪，沒有黑暗。我的心和身子都變得十分暖熱。我驚奇地並且快活地仰頭去看那個老人，他的禿頭在燦爛地發亮，一部白鬍子微微地抖動着，一道光在那上面流動，使牠發出了一種音樂般的聲音。

「奇怪，這好像在做夢，」我高興地對自己說了。

那個老人笑了起來：『真是孩子的話。你做過這樣的夢嗎？』他說着就把手在我的肩頭一拍，吩咐我道：『你看！』

我注意地去看前面。有十多隻白鶴向着我們飛來，牠們飛得和我們一樣高。

『白鶴！』我快活地拍手叫了。

『白鶴？』那老人笑起來。我馬上就知道我的眼睛看錯了。

那些白鶴飛近了，她們是十個美麗的仙女，穿着白紗的衣服，有兩隻大的蝶翼一般的翅膀。她們飛得那樣好，遠遠地看去，真像一羣白鶴。

『歡迎！歡迎！』她們挨近我們，帶笑地招呼我們，圍着我們跳舞，然後把我們擁起走了。

一眨眼就到了塔的旁邊，我們落了下來。

我們的眼前是一片眩目的光亮。我起初差不多看不清任何東西。最下一層的塔門大開着，從裏面走出來十個穿紅色制服的武士，他們向我們鞠躬行禮，口裏

恭敬地叫着「歡迎，歡迎！」然後排開來讓那十個仙女擁着我們進去。

裏面輝煌得如同在烈日下面。陳設是十分精美，一切都像是金子和玉石做的，牆上繪着很好看的壁畫。這些不但我從來沒看見過，便是做夢也沒有想到。

我不知道塔裏面有多少深，我被領着走進一道門又一道門。每一道門前都站着兩排穿紅色或綠色制服的武士，戴着插羽毛的長帽子，佩着寶劍，都是一樣的面孔，甚至蓄着一樣長短的八字鬍。他們看見我們，深深地鞠躬行禮，恭敬地叫道：「歡迎，歡迎！」然後讓我們進去。

大約走過了十道門，我們在兩扇硃紅的大門前站住了。門緊緊地關住，門前沒有武士守衛。這兩扇門比別的門都好看。門上嵌滿着五色的寶石，做成各樣的花朵；還垂了兩個大的金環，上面是獅子頭，綠寶石做成的眼睛對着我們在閃爍。

一片音樂聲從門縫裏透送出來。接着又聽見許多人齊聲在叫：「皇上！」於是門大開了，我的眼睛被各種顏色弄花了。我從沒有看見各種顏色這麼鮮明，這麼好

看地配合在一起過。

我揉了揉眼睛，才看清楚許多人，男的和女的，裏面也有剛才看見過的仙女和武士，這許多人擁着一個四十多歲的皇帝走出來。

「皇上，孩子帶來了，」帶我到這裏來的那個老人看見皇帝，就連忙走到前面跪了下去，恭敬地說道。

「好，辦得好！」皇帝張開他的大嘴哈哈地笑起來，便伸出他的大手在那老人的光頭上一拍，他的手一挨到老人的頭，那個人馬上就不見了，好像被那肥大的手掌打進地底下了一般。

我突然害怕起來，就忍不住發出了一聲驚叫。

「哈哈，小朋友，你來了。不要怕，我們歡迎你這小客人！」皇帝看見我恐懼地望着他，便又哈哈大笑起來，露出他一嘴的金牙齒，他的嘴顯得更大了。他一把抓住我的膀子，把我拉到他的身邊用他的大手在我的頭上拍一下。

我恐怖地叫了一聲，我以爲我一定也會被他打進地底下去。然而他的手收回去以後我卻依舊站在地面上。我的頭頂還有點痛，我聽見他還在得意地說：「好，這個孩子倒結實！」

我立定了身子，張惶地向四面看，我始終看不見那個老人的影子，四周盡是些陌生的面孔，不但陌生，而且這些面孔都是沒有表情的，都是冷酷的，全不像是活人的臉，連先前的那些仙女也變了樣子了，更使我驚奇的，那個老人明明對我說過父親在這裏等我，我怎麼看不見父親呢？我想一切都錯了。我一定受了騙。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做才好。我很後悔不該跟着那個老人隨便跑到這裏來。

「進去罷，你這小客人癡癡地在想些什麼？」皇帝又在我的頭上猛然拍了一下，使我幾乎要跌倒在地上。我的身子還沒有站定，就被他拉着膀子，被那許多人擁着進裏面去了。

這裏面的布置比別的房間都華麗。皇帝坐在寶座上，旁邊安放了一把小椅子

給我坐。我們剛坐好，那無數的男男女女就「蒲通」一聲一齊跪了下來，一面給我們叩頭，一面大聲叫「萬歲！」

皇帝在寶座上得意地哈哈大笑了。他的嘴張得那麼大，他的金牙齒全露了出來，都是像小刀一般尖利的。

我不知道他要幹些什麼把戲。我很害怕，只希望父親能夠早些來把我帶回家去。

「萬歲！皇上萬歲！皇上萬歲！」那無數的人跪在下面繼續高叫着：他們連頭也不抬起來。

「好，夠了，你們都起來！」皇帝滿意地命令着。

「謝皇上的恩典！」衆人齊聲叫道，又恭敬地叩了頭，然後站起來，垂着頭等候皇帝吩咐。

「好，你們去罷，留十個女子跳舞給小客人看，」皇上吩咐道。

「是，」這樣應了一聲，衆人就馬上不見了，只留下十個美麗的女子，她們開始跳舞起來。

皇帝滿意地看着她們跳舞。她們跳得真好，身子十分靈活，一跳一動，都沒有聲音，好像是生了翅膀一般。他聚精會神地看着，不斷地發出了讚美的笑聲。

我坐在椅子上，很不舒服，我無心看跳舞，我在想父親，我只希望他能夠來把我帶回家去睡覺。

「好看嗎？你喜歡不喜歡？」皇帝忽然掉過頭來問我。

「我不喜歡。我要父親來帶我回家去。」我被他一問，心裏有些害怕，又有些發慌，就老實地說了出來。

他又哈哈大笑，過了一會才說：「你不要着急，好好地看跳舞罷。我們好好地玩一會兒，我就領你看你父親。」他溫和地安慰我，又用手拍我的頭，這一次拍得很輕，但我依舊有點怕他。不過聽見他說到要領我去見父親的話，我就有些高興了。

「他果然在這裏，我的父親？」我壯起胆子這樣地問了。

「誰哄你？你父親就在上面。等一會吃了晚飯我帶你去看他，」他說着，對我做了個惡意的微笑。

「不，我不要吃飯，我就要去！」我一下就跳下椅子。我預備往外面跑，自己去找尋我的父親。

「你不要慌，不要着急！」他一把抓住我的膀子把我拉到他的身邊，就讓我站在他的面前。他把我的膀子捏得那麼緊，我掙扎也沒有用。他看見這情形卻哈哈大笑起來。他笑得就像老鴉叫，這聲音有些叫人害怕。

我這時候沒有別的辦法，只得站在那裏看跳舞，心裏卻在打別的主意。

「好了，你們去罷。叫人開飯來！」那十個穿着粉紅色舞衣的女子跳得正起勁，她們迎着腳旋轉着身子，那身子旋轉得很快，好像被狂風吹得在打轉，看起來像是十朵花苞慢慢在開放一般。這時候皇帝卻突然發出了停止的命令。於是她們馬上

停止下來，一齊跪倒在地上，行了禮，然後消失了影子。

我不知道她們從什麼地方出去的。我正在驚訝的時候，那兩扇大門忽然開了。許多武士捧了飲食和食具進來，安放好桌子，招呼皇帝和我坐下吃飯。

桌子上擺滿了金子製的碗碟，在燦爛的燈光下面閃閃地發亮。菜是那麼多，每樣菜我都沒有見過，也叫不出名字來。樣子是好看的。皇帝津津有味地吃着，我卻不敢吃什麼，只抓了一小塊淡紅色的豬肉一般的東西來嘗嘗。味道的確好，我從沒有吃過這麼好吃的東西。

「怎麼？小客人，你不吃東西！」皇帝看見我不吃東西，便詫異地問道。他的嘴邊盡是油。

「我不餓，」我簡單地回答說，我只想馬上看見我的父親。

「然而這些菜是世界上最好的呢！你在別處無論如何也吃不到的！」皇帝固執地要我吃菜。他抓了一大塊我剛才嘗過的豬肉遞給我，一面說：「這很好，這是我

王妃腿上的肉。」

「怎麼，這不是豬肉？」我驚駭地叫起來。

「豬肉？做皇帝的還吃豬肉哈哈！」他大聲笑了，便把那塊肉拿回去放在自己的嘴裏便嚼。

我驚恐地望着他，我還不相信他的話。

「我告訴你，這一桌上全是人肉。只有人肉才好吃。」他依舊帶笑地和我說話。他指着一大盤淡黃色的肉對我說：「這是武士的肉；」一塊白色的：「這是孩子的肉；」一塊黑色的：「賤民的肉；」一塊深黃色的：「這是老人的肉，就是那個帶你來這裏的老人。」還有許許多多人的肉，我也無心聽下去了。

「你騙我！這不是他的肉！你爲什麼要殺他？他是個好人！」我驚恐地跳起來。我想往外跑。

他抓住我的膀子不放我走，卻望着我兇惡地癡笑了。他繼續指着那盤深黃色

的肉說：「好人的肉才好吃呢！你不信，嘗一塊試試看。」他從盤子裏抓了一小塊遞給我，嘲弄似地對我說。

我看見那塊肉就彷彿看見那個老人的和藹的面容，肉上面還帶着血，我連忙懼怕地閉了眼睛搖着頭說：「我不吃！我不吃！」

「你怕什麼？我又不會吃掉你。」我聽見他在笑，還在嚼那塊肉。他的牙齒的響聲真可怕。我想我今晚上一一定會被他吃掉了。父親不會在這裏，沒有人會來救我。

他把桌上的東西吃了一大半，看見我什麼都不吃，知道勸也沒有用，就叫人把碗碟收了下去。

「好，我帶你到上面去看你父親罷。」他出乎我意料之外地忽然這樣說了，就牽了我的手走過旁邊一道小門，上了樓梯，幾步路就到了上面的一層。

上面是一樣明亮，而且布置得一樣華麗。我們剛走上去就聽見一片「萬歲」的聲音。許多武士跪下來給我們行禮。

「她們都吃過飯了？」皇帝微笑地問武士長道。

「是，她們都在等候皇上。」武士長恭敬地回答，鞠了一個躬。

「七百五十九個全都很好嗎？」

「是，皇上，她們都很好。」

「我今晚應該在第幾號皇宮？」

「三百六十七號，皇上。」

「吩咐她們預備好。」

「是，皇上！」武士長行了一個最恭敬的禮，於是退去了。

「我帶你去見我的妃子，」皇帝得意地對我說，就牽着我進了一條走廊，那裏有許多大房間，都被玻璃門關着，門是上了鎖的。

每個房間都是十分華麗，裏面有許多漂亮的年青女人。她們看見皇帝進來都擠到門邊，跪下去行禮，高聲叫着：「皇上萬歲。」

皇帝微微點着頭，他的臉上出了油，他摸着八字鬚快活地微笑了。

「這是我的七百五十九個妃子，她們都愛我，怕我，崇拜我，」他低聲在我的耳邊說。

他帶着我走過那許多房間，他指給我那許多美麗年青的面孔。她們都跪在地上，偷偷地抬起頭來看我們。她們的臉是美麗的，卻帶着憔悴的樣子。她們微笑着，但眼睛裏卻露出恐怖的神情。只有那叫「萬歲」的聲音清脆得和鳥叫差不多。

我有些可憐她們，就問道：「她們整天就住在這裏面嗎？」

「當然，除非我喚她們，她們就不能夠出去。除了我以外她們就不能夠和別的男子談話。」他驕傲地回答。

「你爲什麼不放她們出去呢？你不過一個人。她們是那樣多，七百多個。你不該把她們都關在這裏面，」我感到不平地當着那許多女人的面前大聲叫喊了。

「閉嘴！」他勃然變了臉色，責斥地叫了一聲，也不再說什麼話，就連忙拖着我

的膀子走了出去。

「我還要帶你到上面去，不許你多嘴，不然我就不叫你和父親見面！」他嚴厲地吩咐道。

我們走上第三層，裏面的情形和第二層一樣。許多武士跪下來迎接我們。

「今天死了幾個？」他向武士長問道。

「一個，已經送到廚房裏去了。」武士長敬畏地回答。

「怎麼死得這樣少？」他不高興地說，把眉頭一皺，接着就問：「一共還剩多少？」

「二百四十一位，現在只剩一百零三位了。」

「還有老一點的嗎？」

「是，死的大概都是年青的。老一點的倒容易活。」

「還是年青的肉好吃。要是明天死得太少，就把年青的多殺兩個也可以。」他

冷酷地命令道。

我們走進了一條走廊。這裏也有許多房間，但沒有玻璃門，卻被金子打的欄杆隔着。裏面有許多女人，也有些年輕貌美的，但大半都是垂老的婦人，而且都穿着墨色的長衣，都帶着憂戚的面容。

皇帝牽着我的手昂然地在這些房間前面走過。

那些女人指着他低聲在咒罵，沒有一個人肯給他行禮。他卻帶着冷酷的微笑慢慢走過了。

「這些都是我的下妃，有的老了不中用，有的不肯順從我，或者背叛我愛上了我的武士，我就把她們關在這裏面。讓她們自己慢慢地死去，剛才我們吃的就是她們的肉，」他殘忍地給我解釋道。

「但是她們並沒有錯過，」我不信服地辯駁道。

「沒有錯過？不順從我就是錯過！對我沒有用處就是錯過！我的意志就是法律，就是一切！」他馬上變了臉色堅決地說，把他那兇惡的眼光定在我的臉上，把他的

手緊緊捏着我的膀子。

我不敢和他爭論。我想他一定是瘋狂了。

我們走上第四層，依舊有許多武士來跪下行禮。

「她們裏面有誰屈服了嗎？」他驕傲地問武士長。

「沒有，皇上，她們都很倔強。」武士長鞠了躬，然後惶恐地答道。

「刑罰用過嗎？不見得全都怕刑罰罷。」他說着露了一個殘酷的微笑。

「各種刑罰全用過了。今天死了三個。可是沒有一個肯順從皇上。那個十七歲的姑娘，就是皇上最喜歡的，剛才死了，已經送到廚房去了。」武士長把頭俯得更深一點。

「我不信！她們居然不怕我，不崇拜我！這不可能！一定是你們騙我！」他忽然動氣地罵起來，一張臉紅得像豬肝一樣。

「那麼請皇上自己去看看。」武士長跪了下去戰慄地說。

皇帝不說話，正要舉步，這時候忽然從裏邊送出來一片女人的悲慘的叫號，中間夾雜着皮鞭，鐵器和別的東西的響聲。這些就像一陣狂暴的雪風，迎着我們的面撲來。他把眉頭微微一皺，就止了步，掉轉身，用低沉的聲音對武士長說：「殺！」只有這一個字！

我們到第五層去，一路上他陰沉着臉，口裏接連地唸着：「這不可能！」

到了第五層他並不停留就急忙到第六層去了，那裏是他貯藏金器的地方。他看見那些稀有的物品，他的態度又改變了。我們一連走了六層。他興高彩烈地把他的財富一一指點給我，他一面誇耀道：「你說，這世界上還有誰比我更有錢？」

這些東西引不起我的一點興趣。我心裏非常不舒服，又害怕，又討厭。我只想早些看見我的父親。

「我不要再這些東西，請你快帶我去見我父親！」我忍不住這樣叫起來。

「你不要慌，不要着急。你應該先看完我的財寶，這還要走過七層才看得完。你

不要着急，你等一會就會看見你父親的。」他很鎮靜地和我說話，我不明白他究竟在玩什麼樣的把戲。

我們終於走完了第十九層，看完了那許許多多世間稀有的財寶。我的心裏依舊是空空的。

在第二十層塔上，我看見異樣的景象了。那裏的武士特別多，而且都披着鉄甲，執着長槍，像要上戰場去似的。

在聽了一陣萬歲聲過後皇帝問那武士長道：「今天又鼓譟了嗎？要過去找尋那祕密的事情嗎？」

「剛才還大鬧過一次，他們要和我們相打。我們很費了力才壓住了。打傷了好幾個。現在沒有聲音，大概都睡了。」武士長躬腰回答道。

「沒有死的嗎？」

「真奇怪，任是怎樣打，都沒有一個人死。大概是年紀太青，身體好。」

「那麼牽幾個到廚房去罷。好一晌沒有吃這樣的肉了。我不是吩咐過好幾次嗎？」

「皇上果然吩咐過。不過廚師說他們的骨頭太硬，沒有辦法。」武士長惶恐地把頭深深地俯下去，差不多要挨到了皇帝的腳。

「爲什麼他們自己不死？」皇帝生氣地問道。

「不知道。先前有一個從窗戶裏跳了出去，不知道會不會死。」武士長顫慄地叩了一個頭。

「你們這羣混蛋！爲什麼不好好地守着他們？他們跳出去，要是不死一定會鼓勵人去找尋那祕密的。」皇帝忍不住罵了起來。

武士長挺直地跪在地上，惶恐地答道：「從二十層高的塔上跳下去不死也會成殘廢的。」

「跳下去的是個什麼樣的人？」皇帝忽然想起這事情便問道。

「不敢瞞皇上，就是那個最活動的領袖，他天天在這裏嚷着要找到那秘密。」
武士長說着，又叩一個頭。

「那不得了。他要是活着，一定會煽動更多的年青人來和我作對，他說不定真會找到那秘密的。」皇帝馬上露了一點驚慌的樣子。他摸着八字鬚，沈吟了片刻，過後便向武士長吩咐道：「把所有的年青人馬上給我關起來。這個辦法最妥當。還有這裏的武士每個人記一大過。」

「是，謝皇上的恩典。」武士長說畢又恭恭敬敬地叩了三個響頭。
皇帝向我露了一個揶揄。恰恰這時候從裏面送出了一片「打倒」的呼聲，聲音很雄壯，使得武士們馬上警戒起來。

皇帝胆怯似地向四周看了看，便掃興地拉着我走開了。

「我父親究竟在哪裏？我什麼也不要看了，我要見我父親去！」我走在階梯上不能忍耐地叫了。

「你不要着急，馬上就到了。他就上面的那一層。你馬上就會看見他。」他拍着我的頭安慰我道。我注意到他的臉上現了一團陰影，我才記着他好些時候不會哈哈大笑過了。

我們到了第二十一層塔上。這裏似乎比較清靜一點。武士的數目也要少些。

「他們怎樣了？」皇帝急切地問。

「七個人裏面死了四個。」武士長恭敬地回答。

「沒有說出那秘密嗎？」

「任是怎樣威嚇和勸誘都沒有用。他們臨死也不肯說一句關於那秘密的話。

他們似乎並不知道那秘密藏在什麼地方。」武士長深深地俯着身子，不敢抬頭。

「你這蠢材！」皇帝罵道。

「是。」

「今天來的那個人怎樣？」

「他很安靜，一個人默默地在房裏踱來踱去。」武士長誠惶惑地回答。

「父親！」我忍不住叫起來，就掙開皇帝的手往裏面跑。

在走廊的盡頭處一個小房間裏我看見了父親。他垂了頭在房裏踱着。鉄格子門關住他。皇帝帶了武士來開了門，我連忙跑進去撲到他的身邊。

「孩子，你來了，好。」父親對我微微一笑，他輕輕拍我的背，拍我的肩頭。

「父親，帶我回去罷。」我拉着他的手請求說，一切的恐懼都飛走了。看見父親我心裏很高興。

皇帝走到父親的面前，指着我對父親說：「我把你的孩子給你帶來了，你還有什麼話說嗎？那祕密藏在什麼地方，你現在可以說了。」

「我不能說，」父親垂下頭用沈重的聲音回答道。

「我給你最大的報酬。」皇帝說着很客氣地微笑了。

「我不能說，」父親仍舊用同樣沈重的調子回答。

「你要什麼我給你什麼，只要你說出那秘密藏在什麼地方。我只要你說一句話。」皇帝繼續用勸誘的調子說。

「我不能說。」

「但是我一定要叫你說的。」皇帝有些動氣了。

「你沒有這種權力。」父親的態度也很強硬。

「我要殺死你！」皇帝氣青了臉，捏緊拳頭在空中揮舞，嚴厲地說道。

「父親！」我恐怖地叫起來。

「孩子，不要怕。」父親溫和地看我，一面說話，一面拍我的肩頭。過了半響他才掉頭去對皇帝冷冷地說：「我等着你的命令，不過這也沒有用。那秘密一定會被人發見的。我一個人沒有什麼用處。」

「你胡說！限你今晚七說出來，不然我就把你送到廚房裏去！」皇帝聲色俱厲地說了以後就大步走了出去。鐵格子門立刻鎖住了。房間裏只有父親和我兩人。

皇帝的脚步声去遠了。佩劍的武士們在走廊上單調地踱着。此外再沒有別的聲音。父親用憂愁的眼光望我，他許久都不說話。

「孩子，你哭了，」他忽然捧了我的臉溫和地說，便用手給我揩拭眼淚。

我忍不住放聲大哭起來。我知道「送到廚房裏去」是什麼意思，我想起了那一盤深黃色的肉。我什麼也忘記了。

「父親，你說罷。不管那是什麼秘密，你就說罷。你的性命要緊！」我哭着哀求道。父親微微地搖着頭，他又把我看了許久，忽然我看見他落下兩滴眼淚。他憂愁地說：「孩子，性命是不要緊的。每個人都要死，我怕什麼。那秘密藏在什麼地方他決不會知道。他殺死我也沒有用處。」

「父親，你不是很愛我嗎？你死了我怎麼辦？你不能夠把我孤另另的留在這世界上。你知道我離不掉你。」我哭着，拚命拉着父親的袖子，就像害怕別人真會把他給我搶走一般。

父親嘆了一口氣，把我的頭撫摩了半晌，然後用苦澀的聲音說：「但是爲了你一個人你就忍心讓我去害那無數的人嗎？這事情我是不做的。」

「那祕密，那是什麼一回事？牠和無數的人有什麼關係呢？」父親的話使我更莫名其妙了，我不知道那祕密是什麼一回事，就着急地叫起來。

「好，我們先坐下，我再和你細細地說罷。」父親說了，就在一把椅子上坐下來，叫我靠在他的膝頭旁邊。他俯下頭望着我的臉，溫和地敘說他的故事，他的神情和平時沒有兩樣。「你把這塊糖吃了罷。」他摸出一塊長條的糖遞給我，我把牠一放到嘴裏，奇怪牠馬上就滑進肚皮裏去了。

「從前有一個皇帝因爲迷戀着富貴榮華，到處尋求長生的法術，後來得到一種仙藥，說是吃了可以長生不老，不過這種仙藥不能夠種在地上，必須種在一座高塔，那仙藥就種在第二十七層裏面。造塔工作是很繁重的，全國的賤民不問老幼，都

被徵發來做這工作，全國的大理石和別的石頭都被搬運到首都來了。從最遠僻的村莊，一直到繁華的首都，成千成萬的人充塞着路途，都是來給皇帝建造那偉大的長生塔的。皇帝把全國的力量集中來修建這座塔，整整修了十年。這工作很艱難，而皇帝卻希望短時間就完成，監工的武士們用盡了種種方法來逼工人，使他們中間每年死去了幾萬。然而塔終於造成了。

「塔造成了。皇帝興高彩烈地在塔裏而開盛大的宴會慶祝他的長生。而塔造的工人，這時候差不多已經死光了，就只剩了五個。那無數的人中間就只剩了五個。」這五個人在塔修好以後就被皇帝遣派到遠山執賤役去了。他們雖然仍是貧苦不堪，然而他們卻知道一種祕密。這種祕密是那許多建塔的工人留下來的。原來那些工人因為不甘心他們的命運，所以並不肯把那座塔建造得很堅固。他們想出了一個復仇的辦法：他們在一塊基石裏面藏了一張塔的祕密，記載着建造這塔的經過，這是用那無數人的血寫成的。這祕密在過了若干年以後的使被發見出來，

拿在塔裏面燒燬了，塔就會馬上倒塌，而長生的仙藥也就失了效用。

「在知道這秘密的五個人裏面有一個便是我的祖父。我祖父貧苦地死在遠僻的山裏，他一生不能夠回到首都來。我父親也沒有這機會。別的四個人大概也遇着了同樣的命運，因為到現在這秘密還沒有被人發見。父親臨死時把這秘密告訴我，像我祖父告訴他那樣。發見這秘密成了我們一家的主要工作。倘使我一生也沒有機會，我就會把這工作留給你去做。」

「但是我卻有機會來到首都了。不過皇帝已經知道了這事情。他知道了塔的秘密，是那五個人裏面某一個人的子孫告訴他的。幸好那個人不知道這秘密藏在什麼地方，所以皇帝也不知道。他下命令到處搜尋我們四家的子孫，要探出秘密來，都沒有成功。」

「這秘密的事情卻因此傳了出去，那般年青人本來對皇帝都沒有好感的，這時候便騷動起來了。他們瘋狂似地到處奔走，去尋找塔的祕密。奔走的結果，是祕密

沒有尋到，而他們全被皇帝關在塔裏面。皇帝因此更加戒備起來。他果然把那三家的子孫全都捉到了。另外一家早告了密，受了皇帝的獎賞，被派做了武士。還有一家就只有我和你兩個人。

「那些人似乎都不知道祕密藏在什麼地方。知道這個的大概就只有我一個。他到底把我也捉住了。他現在要從我這裏找到塔的祕密。倘使我告訴了他，那麼這座塔真會成了長生塔，而那無數的賤民的血也會是白白地流了。」

父親忽然站起來，按着我的頭，嚴厲地說：「孩子，你是我的孩子，你的血管有裏我的血。你老實地對我說：你願意我死，還是願意長生塔永遠存在下去？」

我抬起頭，覺得父親的眼光像針一般刺進我的身上，我不覺戰抖起來。我忘了
一切，我瘋狂似地懇求說：「父親，告訴我，告訴我那個祕密。我來做，我來替你做！」

「好，這才是我的好孩子。」父親把我抱了起來，對我喜悅地笑了笑，然後把我放下去。

這時候武士們的脚步聲又在走廊上單調地響起來。燈光有些黯淡。在不知不覺中天開始亮了。

「父親，快！快告訴我那個秘密，天亮了，他們就要來了。」我着急催促着。

「我已經取到了，我取到以後纔被他們捉住的，」父親微微一笑，鎮靜地答道。「那麼他在什麼地方快交給我！」我向着他伸出手來。

父親往四面一看，忽然變了臉色，從懷裏摸出一把刀，苦痛地說道：「我已經告訴你了。那祕密就藏在你的肚裏。」

他看見我驚疑地望着他，便接着說了一句：「你不記得剛才吃的那塊餅嗎？」我聽了父親的話，看看他的臉色，看看他手裏的刀，我馬上明白了。一切，我知道再沒有猶豫的必要了。我就拉開衣服露出胸膛，勇敢地對他說：「父親，你來罷，我是你的孩子。」我閉了眼睛不顧一切地向着他手裏的刀迎上去。

「孩子！」我聽見父親悲慘地低低叫了一聲。我想睜開眼睛看他，但我的肚皮

發生了一陣劇痛。我忍不住大聲叫起來。我跌倒在地上。

「孩子，孩子！」我的耳邊響着父親的聲音。我驚恐地睜了眼睛，父親的頭俯在我的臉上，平靜地望着我。

「什麼事情？」他溫和地問道。

「你把那秘密取出來了罷，」我關心地說，我還記得那個秘密。

「什麼秘密？你在說什麼？」父親驚訝地問。

「你不是說要剖開我的肚皮，取出那塔的秘密嗎？」

父親不答語，卻微微地笑了。

「你的刀呢？你爲什麼不剖我的肚皮？你剖罷，我不怕，我是你的孩子。」我一把掀開被單，鬆手解我的衣服，我要把肚皮露出來給他看。

「孩子，好好地睡罷，你又做夢了。」父親微笑地說，他拉開我那解衣服的手，把

被單給我蓋好。

「那麼長生塔已經倒塌了嗎？」我依舊半醒半夢地問道。

父親噓了一口氣，然後用嘆息般的聲音說：「孩子，你不要再說夢話了。長生塔這類的東西本來就是不存在的。」

「雪還在下罷，外面的風真大。」我也噓了一口氣，我覺得我已經醒過來了。我便放了心對父親說。

「雪？你這傻孩子，這時候怎麼會下雪？我看你真是做夢做糊塗了。今天剛給你講了一個長生塔的故事你就做了許多夢。」父親愛憐地責備我道。

「是，我今晚做了許多夢。」我含糊地說，我疑惑地望著父親的臉。

「你好好地睡罷，明早晨我們早些起來一道爬山去。」父親說著，就伸手來摩我的臉頰，又露了一個慈祥的笑容。

我點了點頭，微微一笑，就瞌睡地閉上了眼睛。

原书空白页

隱身珠

「孩子歇歇罷，我看你也有點疲乏了，」父親在後面叫起來。

「不，我一點也不疲乏！」我毫不在意地順口答道。我也不回過頭去看父親，却只顧點着手裏的竹竿，往上面走。這時我們正走在半山裏，沿着曲折的山路盤旋上去。山上樹木很多，兩旁夾雜地生着銀杏樹和紅葉樹。陽光像一隻戲術家的手指把銀杏樹的葉子點成了金色，在那里發亮。幾隻山鳥站在樹梢清脆地互相呼喚同伴的名字。我一抬頭就看見那邊一根樹枝上一隻松鼠聳起牠那絨線球似的尾巴，楞着兩隻小眼睛望我，忽然一下子就沿着樹枝竄起走了。一股微風迎面撲過來，好像把我先前纔吃的早飯從肚裏吹走了似的，我覺得一陣輕鬆。一陣爽快，我毫不費力地移動脚步不停地往上面走去。

「孩子，歇歇罷，我疲乏了。我們坐坐，等我來抽支煙。」父親又在後面說。我彷彿還聽見他喘氣的聲音，我便停了腳回頭去看。父親把臉都掙紅了，額上有些汗珠，他正摸出手帕去揩拭。

父親並不責備我，我倒開始嘖怪起自己來。我只顧自己放開腳跑路，就把父親的年紀忘却了。我自己像一匹掉了韁繩的野馬，却把父親累得這樣疲乏。我不敢再往前面走了，就依了他的話停下來，在路旁一塊突出的山石上坐了。

父親旁邊那株銀杏樹下有一塊青石。他便在那上面坐了，取出一支烟來，點燃了，放在嘴上抽着。他長嘯似地吐着烟霧。他那略帶蒼老的臉龐上漸漸地浮出了安閑的笑容，他忽然帶笑地對我招手，一面說：

「孩子，過來，在這里來坐，我給你講個故事。」

我聽說要講故事，心裏非常高興，父親的故事比任何東西都能夠抓住我的心。我忘了山頂上的好景，我忘了松鼠和山鳥，我連忙跑到父親面前，就坐在他的腳

邊，我把一隻膀子放在他的膝上，快樂地問道：

「你講長生塔的故事嗎？」

父親搖搖頭，吐了一口烟，纔說：「還講長生塔的故事！哪里有許多座長生塔？長生塔已經倒塌了，你還記住牠做什麼？」

「那麼你講國王的什麼事情？」我接口說，我以為一定猜準了。

父親用指尖捏着那煙蒂狂吸了一口，就把牠放在脚下踏熄了。他把那最後的一口烟也從鼻孔和嘴裏噴了出來，把手背在嘴上擦了一下，然後搖頭說：「這回不是講國王的事。你不要打岔我，讓我來給你講罷。」

我不再打岔父親了。我眼睜睜地直視着父親的臉，尤其是他的嘴，等着他開始講故事。

「從前有過一個孩子，就像你這樣大的年紀——」

「父親，你騙我。你和我開玩笑，我不聽這個！」我以為這個小孩子就是指我，所

以我撒嬌地打斷了父親的話頭。

「孩子，叫你不要來打岔。我說的並不是你，我在規規矩矩地給你講故事，你只管聽着罷。你再要打岔，我就不講了。」父親莊重地說話，他臉上的表情仍還是很溫和的。我知道他不是在跟我開玩笑，便放了心，急急地答道：

「我不打岔，你講罷，你快些講！」

「從前有一個小孩子，年紀和你的相差不多。他家裏很窮。父親是鄉下教書先生，在破廟裏開個蒙館，教幾個小學生糊口度日。

「有一年年歲不好，遇着天旱，許多田裏的稻都枯死了。種田的人沒有什麼收穫，衙門裏的差役却來逼着徵收租稅。幾個人被捉了去，另一些人受了毆打。差役們還是不滿足。他們挨門挨戶勒索，得不到錢時就把可以拿走的東西都帶了去。那些吃樹皮草根的人被逼得沒法生活，就鬧起事來，許多人把差役們圍着打了一頓，把被搶走的東西也奪了回來。然而不久大隊兵馬從城裏開來了。起了一個更厲害的衝

突。槍聲，喊聲和哀號聲響成了一片。不到半天功夫那一羣徒手的烏合之衆就被征服了。死的死，逃的逃，被捉的被捉。大路上塗滿了血跡，擺滿了屍骸。許多茅屋被燒燬了，許多女人被帶走了。全個鄉村裏就只剩下一些老太婆和小孩子守着那些殘留着的破屋嘆息流淚。」

「父親，你騙我！不會有這種事！那些人並沒有做什麼大的壞事情，爲什麼應該受着這種責罰！這不公平！」我忍耐不住就氣憤地打岔道。

「孩子，你還年青，世界上的事情你還不懂得，」父親溫和地安慰我。過後他略皺一下眉頭，聲音低沉地說：「不公平的事情多着呢！你不要打岔我，好好地聽我講下去。你記住，這不過是人家編造的故事。」

我不作聲了，但我還疑惑地望着父親。我總覺得父親每次講給我聽的故事都是真的事情。

「那個教書先生並沒有被抓去，這時候全虧得他出來照料那些老太婆和小

孩子。但是過了兩天差役又下鄉來把他也捉去了。」

「爲什麼捉他？他一點罪也沒有！」我不平地嚷起來。

父親嘆怪地看我一眼，但過後又微微地笑了。不知道怎樣我總覺得這笑裏帶着不愉快的神氣。

「你聽，那是什麼聲音？」父親忽然問道。

一股風吹過，下面起了一陣波濤的聲音。我知道是從半山裏松林那邊發出來的，便答道：「松樹——」我還想說話，但父親不理睬我，却接下去說了：

「那個教書先生被關起來。人家說他鼓動種田人鬧事，但是又找不到證據，把他關了幾天，說是要放他出來。然而事情又突然改變了。據說有人向縣官告發了教書先生，說他家裏藏得有一顆珠子，這是一件寶物，人帶着牠，就可以做任何事情，而不會被人看見。這叫做隱身珠。告發的人是教書先生的一個朋友，他說這顆隱身珠便是教書先生鼓動鬧事的一個大證據。」

「縣官用嚴刑拷問教書先生，要他交出那顆珠子。但是教書先生矢口否認，說他自己根本就沒有見過什麼隱身珠。」

「種種殘酷的刑具都使用過了。然而教書先生始終不肯供出一句話，到後來他連張口的力量也沒有了。他的死只是時間的問題。」

「縣官叫人把他的身子丟在河裏。又派了差役到他家裏來搜查，就是那個賣朋友的人在引路。他們到了那人家，把那母親和兒子都趕在屋角裏。他們開始到處搜索，把什麼東西和什麼地方都找遍了，始終找不出一顆珠子。」

「兒子和母親嚙住恐怖和悲憤顫慄地蹲在屋角，眼睜睜望着他們的橫暴的舉動，不敢說一句話。」

「兒子忽然觸了一下母親的肘，低聲喚了一個「媽。」原來他看見一顆小小紅珠子在他的腳邊發亮，禁止不住他的驚訝。」

「母親也瞥見了那珠子，她連忙低聲在兒子的耳邊說：「閉嘴。」這時兒子已

經把珠子拾了起來。他剛要回答母親的話，忽然看見差役們掉過頭來看他，他慌張起來，不加思索就把珠子一下塞進口裏。

「那父親的朋友眼睛快，忽然起了疑心，便走過來厲聲吩咐道：『張開嘴！』」

「孩子遲疑一下就把嘴張開。那個人扳開孩子的嘴仔細看了一遍，找不出什麼東西。因為那珠子已經滑進肚皮裏面去了。」

「差役們又仔細地搜索了半天，依舊找不到珠子，只得把屋裏的東西順手拿了帶回城裏去，剩下一個空屋給這一對貧苦的母子。」

「差役們一走，孩子就忍耐不住大聲嚷起來：『媽，我口渴！』他便去抱起地上一隻破瓦罐，把那裏面剩下的一點冷水一口氣全喝光了。母親驚訝地望着他的燒臉，忽然想起了珠子，便問道：『孩子，那珠子呢？我倒從沒有見過。不知道是不是什麼隱身珠。』」

「聽見提起珠子，孩子纔記起來他已經把牠吞進肚裏了，便驚恐地答道：『媽，

我把珠子吞下去了。」他剛說完又覺得一陣心燒，口也很乾渴，他不能忍受便又接連地嚷：「冷水，冷水！我口渴，口渴。」他不等母親答話就跑了出去，在院子裏找着一隻小水缸，一下子俯下頭去，不管水乾淨不乾淨，只顧古都古都地喝着。

「母親跟了出來，看見孩子的舉動，她連忙跑去拉他，扳起他的頭，就心地問道：「孩子，你怎麼了？你做什麼拚命喝水？」

「孩子楞着眼睛，紅着臉，搖着頭瘋狂似地答道：「我口渴！我口渴！」其實這水缸裏的水全被他一下子就喝光了，連小蟲也都進了他的肚皮。

「母親看見情形有點不妙了，連忙抱住兒子嗚咽地央求道：「孩子，你進去騎輪罷。怎麼你一下子就病了？你爹爹生死不明，要是你再有什麼長短，我一個人靠什麼過日子？我又怎好替你父親伸冤？」她拉他，她想把他扶進屋裏去。

「孩子的眼裏也淌了淚，但他的額上却淌出更多的汗珠。他的一張臉紅得可怕。他剛剛對母親說了「不要緊，媽，我會替父親——」這半句話，忽然忍不住瘋狂

地叫起來：「媽，我口渴，水！」

「母親又是着急，又是驚恐，她攬着兒子垂淚地說道：『連餵水都給你喝光了。哪里還有水呢？你忍耐忍耐些罷。』」

「兒子苦痛地望着母親哀求道：『那不行，我心裏燒得很。我口渴，我口渴。媽，給我一點水喝罷。』兒子說着，一面拉開衣服，用力抓他的胸臆。

「母親沒有辦法，只得忍住心痛，說：『那麼，我帶你到河邊去，那河水夠你喝的。』」

「母親果然把兒子帶拉帶扶地領到了河邊。這是一條小河，像一根蚯蚓似的蜿蜒地沿着一匹山通到城裏去。天已經黑了。夜幕籠罩着各處。小河像一根明亮的帶子在黑暗裏閃光。兒子一看見河，便驚喜地喊叫起來。他掙脫了母親的手，往河邊跑去，一下子就撲倒在河邊草地上，把頭俯在水面，張開嘴大口地喝着。

「母親連忙趕上去，抱住他的身子，要把他拉起來。但是他忽然回過頭來說：

「媽，放開我，我渴水，我還沒有喝夠。」他的臉色已經有些改變了。那母親看見一雙電光似的異常明亮的眼睛在黑暗中閃爍，她一吃驚，就略略鬆了手，讓兒子的身子慢慢地往水裏滑下去。等她連忙用手抓着他時，她的手裏只有了他的一隻腳。

「她在黑暗裏看不見什麼，就驚惶地叫起來。她大聲喚着『孩子』。那兒子忽然回過頭來，晴空起了一個霹靂。一股閃電把周圍，把山和水全都照亮了。在這光彩奪目的電光中那母親看見她的兒子的臉。在那大的頭上生了兩隻突出的角；兩根長鬚從大鼻子中伸出來，不住地左右晃動；一張血盆似的大嘴張開，裏面有一排尖利的牙齒；只有那一對燈籠似的大眼睛還含了眼淚地望着她。他的身上蓋滿金色的鱗，在水面擺動，把水高高地濺起來。孩子變成了一隻龍。只有她手裏捏的還是一隻人腳，她孩子的腳。她緊緊地抓住這隻腳不肯放，她悲痛地大聲喚着『孩子』。」

「龍的眼睛裏淌着痛苦的淚。他還回過頭看他的母親，聲音含糊地喚着『媽』。他顫顫地點着頭，彷彿在向母親哀求，求她放他到別處去。」

「母親明白這個意思。她傷心地哭着，她用力握着那隻沒有改變的腳，她搖着頭堅決地說：『不行。不行。我不能夠放你走！』」

「龍的嘴忽然張開，苦痛地吼叫一聲，周圍的土地都震動起來。他的眼睛又望了望母親。他猛然擺動他的身子，那隻腳立刻從她的手裏掙脫出來，一進到水裏牠馬上也變成了龍爪。周圍突然大亮一下，接着起了一個天崩地拆般的響聲。河水即刻大漲，水漲得很高。土地震動着，連對面那匹山也現了搖搖要倒塌的樣子。

「母親無力地坐在河邊的草地上。她圓睜着兩眼呆呆望着水面，口裏不住地叫着「孩子」。然而她的孩子却搖動着身子往前面走了。

「隨着龍的身子的擺動，河面漸漸寬起來，許多土地都沉落下去了。龍鼓着浪沿了河道往城裏走去。他的母親還在後面哀聲喚他。他聽得很清楚。他走不到多遠便回頭去看他的母親。他每一次回過頭，喚一聲「媽」，就使得周圍起一個極大的響聲。天空響了一個霹靂，山也倒下一角，土地也沉了一塊。他聽見母親的哭聲，自己

的眼裏也不住地湧淚，他的眼淚把許多土地都淹沒了。他順着河道往那城市走去。他所經過的地方全都成了河，只有那個鄉村還原樣地存在着。『父親講到這裏忽然住了口，摸出第二支煙把牠燃了，在嘴邊啣着。他抽了一口煙，就站起來說：『我們還是到上面去罷。』』

『但是，那結果怎樣呢？那條龍到了城裏又怎樣呢？』我看見父親不把故事講完就要繼續去爬山，便也站起來着急地問道。

『龍到了城裏自然把全城都淹沒了，那地方也變成了一條大河，父親淡淡地答道。

『那些縣官和差役們呢？還有那個教書先生的朋友呢？』

『他們大概都變作魚蝦了。』

『那條龍呢？』我還不滿足，又問道。

『誰知道！你苦苦地追問這個做什麼？』父親略略帶了責備地說，但他的神氣

依舊是很溫和的。「這不過是一個故事。人們編造出來的故事罷了。你真的相信一個小孩子會變成一條龍嗎？」

「但是人們爲什麼要編造這樣的故事呢？編一點更真切的故事不更好嗎？」我疑惑地繼續追問道。

父親愛憐地摸着我的頭回答說：「這大概是一種寓言編造這故事的人就和你差不多。他們大概也是愛主張公道的。」他說罷就撲嗤笑了起來。

我莫名其妙地呆呆望着父親的臉。我奇怪父親爲什麼要和我開玩笑。

「孩子，走罷，你剛剛聽了一個故事，難道就發癡了？」過了一會父親忽然拍着我的肩頭，在我的耳邊大聲說。

這時候恰巧又一股風吹來，下面松林裏起了一陣波濤，把父親的話掩蓋了。一張銀杏樹的葉子飄落在我的頭上。我伸過手去把父親的一隻手緊緊捏住。

能言樹

營火漸漸地小了。父親的滔滔不絕的話語也忽然止住。他站起來去抱了一束枯枝放進火裏面。我也去幫着捧了些樹葉加進去。我們又在火旁邊坐下來。

火堆裏冒着烟，於是火勢又漸漸地加大了。樹枝着了火發出低微的叫聲，彷彿是一些小生物在呻吟。父親默默地望着火，像在深思的樣子。我不知道他在想些什麼。這靜寂使我覺得很不舒服。空氣似乎突然寒冷起來。恰恰有一股風吹過。火被風煽旺了，熊熊地燃着。父親的臉映着火光顯得緋紅。但他依舊不作聲，像沉落進了什麼夢境裏似的。

旁邊不遠處有幾株梓樹，一刮風，樹葉就颯颯地響動起來，好像有人在踏着地

上的枯葉走路一般。父親取出一支烟，拿一根枯枝在火堆裏點燃了，來燃起烟頭。他靜靜地抽着烟。

周圍很靜寂，沒有別的聲音。夜漸漸地深了。我覺得冷，又有點怕。我把身子縮做一團，把兩隻手伸出去向火。

遠遠地起了一陣尖銳的汽笛聲，那自然是從車站那邊送過來的。我知道是一班火車經過那小站往前面去了。我忽然打了一個冷噤。

「父親，我怕，」我忍耐不住，便嚷起來。

父親像從夢裏驚醒過來似地望我一眼，他驚訝地問道：「孩子，你怕什麼？」他輕輕噴了一口烟在我的臉上。

我聽見父親的溫和的聲音，受到父親的關切的注視，我的心又有些鎮定了。我只訴苦般地說：「你又不說話！——你聽那樹葉……」我這時突然用手指着前面左邊兩三株樺樹，這不像樹木，這時候牠們變成了一堆黑影，就像是一兩個巨人躲

藏在那裏，設了陷阱等待着捕獲物似的。剛剛又有一陣風吹過，那颯颯的聲音響得更厲害了。真正有點叫人害怕。

父親起初好像有點莫名其妙，過後他就微微地哂笑了。他不在意地說：「風吹樹葉響，這是很平常的事情。你用不着害怕的。」他看見我不作聲，便加了一句：「我在這裏你不用怕的。」

我含糊地答應一聲，我的眼睛仍舊凝視着那些樺樹。那堆黑影微微動着。我的眼睛花了。一團黑影帶了威脅的樣子向着我撲過來。我伸回了手，把身子縮得更緊。我顫慄地等待着。我連忙向父親那面移動，我把身子緊緊靠着父親。

「孩子，你倦了，你就在我懷裏睡一會吧。也暖和一點。」父親愛憐地說了，就讓我把頭放在他的懷裏躺下身子去。

我躺在父親的懷裏，心裏安靜多了。但我却還不能夠閉眼睛。我仰望着父親的臉。他依舊沈默着，帶着嚴肅的表情望着遠處。我不知道他在看什麼。

一刮風，他就撫摩我的膀子，像催眠嬰孩似地說：『不要緊的，樹葉又變了，好好地睡罷。』

我不能夠閉眼，我却自語似地答道：『樹葉在說話呢！』

『不錯，樹葉在說話，』父親也不加思索，順口唸着我的話。

『父親，樹葉真的能夠說話嗎？』我聽見父親也說這樣的話就忍不住驚疑地問道。

父親不回答我，他只顧望着那樺樹，從那邊不時送過來颯颯的聲音，像一些人嗚嗚地私語，又像一些人在走路。我的頭在父親的懷裏動了一下。父親伸手撫着我的頭。他忽然噓了一口氣，過後說：『從前有一棵樹，一棵能言樹。』他把烟蒂擲進了營火堆裏。

『真的？』我一下子就坐起來，好奇地追問道：『父親，真的有能言樹嗎？』

父親的帶着嚴肅表情的臉上露出了一個溺愛的嘲笑，他俯下頭來對着我的

臉，平靜地說：『這是故事呢！』

『故事？』我疑惑地唸道。我起初有點失望，因為我知道故事都是人編造出來的，我希望那能言樹是實存在的東西。但過一會兒我又高興起來了。父親講的故事有一種魔力抓住我的心。即使是故事，然而從父親的嘴裏被說出來，也和真實的事一樣地使人感動。我很喜歡聽牠們。牠們常常把我帶到另外一種世界裏面。我便說：『父親，給我講個故事，就講這能言樹的故事。』我這樣央求他。

風吹起來，這一次樺樹的影子抖動得更厲害了，烈風的聲音響個不住，還有那鬼哭似的風聲。樹葉、灰沙等等被風吹起在空中飄動，有的就落在營火堆裏。火燃得更起勁，一股一股的火光直往父親的臉上衝過來。

父親依舊沉靜地坐在那裏，動也不動。他俯下頭，拍拍我的肩膀，摩摩我的頭髮，和藹地問道：『孩子，你冷嗎？』

父親的愛護給我帶來溫暖和勇氣。我帶着感激的微笑回看他。我搖搖頭答道：

「我不冷。我要聽你講能言樹的故事。」

「好。我給你講。」父親點頭說。他又抬起頭去望了望那幾株樺樹的影子，然後說下去：

「從前有一棵樹。不錯，從前有一棵樹，這棵樹和別的許多棵樹完全是一樣的，也就和那幾棵樹沒有分別。」他說着便伸手去指前面那樺樹的黑影。「總之從前有過這樣的一棵樹罷了——」

「父親，你又在跟我開玩笑。」我忍耐不住打岔道。「既然是一棵能言樹，怎麼牠又和別的樹木完全一樣呢？一定是你沒有過樣的故事。」

「你聽我說下去。以後的話你還沒有聽見，我不許你多嘴。」父親在我的頭上輕輕敲了一下。

我不作聲了，我等着聽他的下面的話。

這棵樹站在一條大路旁邊，這條大路通到一個大城市，而且一直通到國王的華麗的宮殿裏去。這個國度和別的許多國家一樣，也是有國王的，而且國王也是住在巍峨莊嚴的宮殿裏面。

這棵樹，牠和別的許多同樣的樹在一起，沒有人注意牠，因為牠跟別的樹完全一樣，牠沒有一點可以使人驚奇的地方，牠只是一棵很平常的樹。

這棵樹是年青的。牠一生就站在這大路旁邊。牠見過不少的人，年老的，年少的，做官的，作工的，讀書的。他們都經過這條大路。還有國王，國王坐在華麗的馬車裏，後面跟着大臣們的車子，前後左右都有不少武裝的衛士保護着。馬是雪白的，大馬，車身是金光燦爛的，衛士們的武器射出寒冷的銀光。國王得意地坐在車裏，紅鼻子，斜眼睛，頷下寥寥幾根鬍鬚。百姓們看不見國王的龍顏，他們早被衛士們趕走了。看得

見誰說的。就只有道旁的樹木。然而樹木是不能夠說話的。

國王的馬車過去了。大臣們的馬車也過去了。那無數的衛士們也喧嘩地過去了。他們齊聲嚷着「國王萬歲。」他們叫得那麼響亮，那麼純熟，好像他們就是活着來做這事情的。要等到這班人去得遠了，連影子也看不見了時，大路上纔現出來別一類的人。那就是所謂「賤民」了。那些人衣服襤褸，赤腳污手，面容黃瘦，還有許多多奇形怪狀的。他們不是手裏捧着東西，就是肩上海着東西。他們常常沉默着，慢慢地走過去。他們的臉上從來沒有露過笑容。這沉默的行列，這憂愁的行列，有時候會被不遠處的馬車聲驚散。那時他們就躲在這旁樹林裏面，進了樹林深處。等車馬去遠了時，他們纔偷偷走出來，要是他們不躲藏，阻礙了國王或大臣們的車馬的路，那麼他們不是被馬踏死，就會被捉去放在地牢裏面。這一切是被道旁的樹木看見了的。然而樹木不能夠說話。

冬天，落了雪，雪落得很大，地上蓋滿了雪，而且凍冰了。早晨刮着風，大剛亮，大路

上就有人影子在晃動。襤褸的衣服，滿是傷痕的赤腳，有的拄着鋤頭，有的挑着東西，有的推着和拖着載重的車子，冒着風在大路上走。寒冷使他們不能夠沉默，他們不時發出呻吟似的歌聲。下午天氣好起來，國王帶着妃嬪坐在雪車上被一羣衛士擁着馳過了這裏。衛士們諂諛地歡呼着。妃嬪的清脆的笑語跟着國王的鴨叫似的笑聲響了起來。這些是被路旁的樹木看見了，聽見了的。但是這時候連枯黃的樹葉也早被風吹落了，牠們只是些光禿的樹。

春天，樹木開花了，是晴朗暖和的天氣，早晨大路上還充滿了襤褸的衣服和光赤的腳。依舊是憂愁的行列，甚至那醉人的春風，也不能夠使他們發出一句喜悅的話語。他們好像不知道有春天似的。下午國王的華麗的馬車又驕傲地出現了。國王笑容滿面，鼻子更紅，眼珠更斜，鬍鬚也有些灰白了。他的臉上還出了油。他笑着，快活地笑着，笑聲就像老鴉的叫聲。妃嬪們嬌媚地奉承他；大臣們諂諛地伺候他；衛士們恭敬地護衛他。那馬車來來去去地在大路上經過幾次，一直到傍晚。

天黑了，大路上也漸漸地回復到了靜寂。這夜晚大路上的確是很靜的。只有一個人的遲緩的脚步聲，單調地響了許久。這是一個青年，他終於疲倦地在一棵樹下面坐了。他把身子靠在樹幹上。他默默地坐在那裏。他仰起頭看天。上面是滿天的星。空氣中瀰漫着樹木的香氣。他却好像感覺不到這個似的，他苦惱地叫道：「我怎麼看不見那些星子？牠們一定都在天空裏。我怎麼看不見牠們的光明？全是黑暗。全是黑暗！我記起來了，他們把我的眼睛怎樣了？我如今什麼也看不見了！」他伸手去揉眼睛，他感到一陣痛楚。睫毛眼皮黏在一起，合成了一片，他努力掙開眼睛，但結果只開了一條縫。他依舊什麼也看不見，只是從眼角淌下了兩顆淚珠。他突然把頭埋在手裏，悲聲叫了起來：「我看不見了！看不見了！」他絕望地哭着。樹木看見了這情形，聽見了這哭聲，然而他們是不能夠說話的。

於是另一個人的脚步聲在靜夜裏響了起來，從遠處漸漸逼近。這是一個女人在走路。來的是一個年青的女子。她年紀很輕，不過十五六歲的光景。她也聽見了那

青年的哭聲，被這哭聲引着走了一些路。她到處找尋一個人，在黑暗中她看不見那個人，在什麼地方。星只給了她一點光亮。她一面走，一面俯下頭四處看。她發出一聲叫喚，但聲音很低，別的人聽不見。

那男子依舊絕望地哭着，過後他忽然瘋狂似地哭叫起來：「還我的眼睛，還我的眼睛！」這聲音告訴了那女子他在什麼地方。她終於在一棵樹下把他找着了。他坐在樹下，仰着頭，兩手捧着下頷，好像在凝視天空的星羣，其實他什麼也看不見。一顆顆的淚珠從那微露了縫隙的眼角滴下來。微風在他那孩子似的面龐上輕輕拂拭着，就像要把淚痕給他掃去一般。

女子的脚步聲使得男子驚疑地掉頭四處看，他看不見什麼，他也不說話，不過用手揉了揉眼睛，拭去了淚痕。

「哥哥，」女子抽泣地叫了一聲，就撲倒下去，坐在他旁邊，抱住他，悲聲央求道：「哥哥，你在這裏，你跟我回去罷。」

男子不答話，只是落着眼淚，他緊緊抱着妹妹的身體，過了半晌纔吐出了一句：「你不要纏着我。」

妹妹不明白哥哥這話的意思，她噙着淚水責問道：「你爲什麼不回家來？我早晨到那邊去，他們說你已經出來了。我又回家等你，也不見你回來。後來有人說看見你在這大路上走，我纔找到這裏來的。」

「我自己也不清楚，是他們用車子把我放到這路上來的，我纔走到這裏來歇歇，」哥哥低聲答道。

「這半個月來你受夠苦了，可憐他們把你變成了這樣子！」妹妹望着哥哥的臉憐惜地說。

妹妹央求哥哥回家去，哥哥始終不肯答應。他說話不多，都是簡短的話語。妹妹不明白哥哥的意思。哥哥的心思旁邊那樹木是知道的。但是樹木不能夠說話。微風輕輕吹過，樹木微微地搖頭嘆息。

夜漸漸地深了。大路上忽然響起了腳步聲，是許多人在走路。皮鞭的聲音和鑼鐃的聲音響成了一片有人在叱罵，有人在叫號，鞭子響着，許多隻燈籠放射出紅光，不住地向兩移動。那對年青的兄妹顫慄地抱在一起，躲在樹下，屏息着呼吸，連動也不敢動一動。

那一隊人走過他們的面前。一些燈籠的紅光四處晃動。武士們大聲叱罵着，揮動手裏的皮鞭，向着那一羣戴着腳鐐手鐐的青年人的頭上，背上胡亂打下去。跟着皮鞭響起了一陣尖銳的叫號，和幾句憤怒的責罵。武士們不斷地催促那羣年青的囚人快走。那些年青人有的完全是小孩，不過十五、六歲的光景，年紀最大的也只有二十左右。他們都有着文弱的孩子的面孔，但已經失了血色，頭髮飄蓬着，被武士們的燈籠的紅光一照，那面孔顯得更加可怕了。衣服是破爛的，赤腳上塗滿了血和泥。年青的疲倦的身體在皮鞭下面戰抖着。他們很艱難地移動脚步。一個孩子突然跌倒在地上了，他嘴裏還發出低微的呻吟，血從他的臉上，背上，腳上流出來。一些年青

的同伴想去攙扶他，但被武士們的皮鞭阻止了。皮鞭在每個青年的頭上，背上猛烈地打擊下來。那個跌在地上的孩子被一個高大的武士用一隻手抓了起來，一隻生毛的拳頭打在那孩子的臉上，接着是一陣辱罵。那孩子被挾著往前而走了。沒有哀求，沒有哭泣，那羣年青的孩子咬着牙齒一步一步地向前走。他們忽然合唱起一首歌來。這歌是武士們不高興聽的。但是武士們的皮鞭也沒有用。皮鞭下得愈勤，歌聲也就愈加響亮。就在這途中有三四個孩子在皮鞭下面死去了。

這一切是被道旁的樹木看見了的。年青的樹就忍不住要想爲什麼會有這種事情？那些年青的孩子究竟犯了什麼罪，會受着這樣的待遇？但是樹木是不能夠說話的。牠們只得沉默着。

年青的孩子們被那羣虎狼似的武士押着慢慢地去了。燈籠的紅光也消失在遠方。他們到什麼地方去呢？那些年老的樹木是知道的。因爲牠們中間有的是從別處移植過來的。牠們看見過一個大的堡壘，那裏面就關着無數的孩子，鐵的窗，鐵的

門，堡壘後面是一個無底的深淵，每天夜裏總有幾個病得垂死的孩子被投擲在深淵裏面。每年都有不少的孩子經過這條路被押送到那堡壘去，却從沒有看見一個人回來過。他們究竟犯了什麼罪？這甚至年老的樹也不知道的。

「哥哥，你看見了沒有？」在那一棵年青的樹下妹妹的顫抖的聲音打破了靜寂。

哥哥苦痛地搖著頭，他什麼也看不見。但是那些聲音給他描繪了一些圖畫，剛纔在他面前發生的一切，他的腦筋早已熟習了，他從別人那裏早就知道了這類的東西。然而對着他的妹妹他只是默默地搖頭。

「哥哥，你從今以後都改了罷。你的好心是得不着好報的。你看他們就這樣地對待你們這班人！」妹妹懇切地哀求道。

哥哥猛烈地搖著頭，他不作聲。他心裏很痛苦。

「我怕，我怕他們會把你再抓去，也送到那裏去。我不敢想你有一天也會被押

在那一羣年青的孩子中間，」妹妹又說。

哥哥終於忍耐不住開口回答了：「怕也是沒有用的。我既然是那種人，也就該得着那種人的命運。他們要摧殘就讓他們摧殘罷。我的心思是不能夠改變的。」

妹妹還是掙扎般地在央求。但是這也沒有用。妹妹於是哭了。哥哥要她撇下他，一個人回家去。她不肯。她說：「我現在就只有你一個哥哥。你不回去，我也不回去。你到哪裏，我也到哪裏。」

兩兄妹又抱着哭了一回。哥哥爲什麼哭，妹妹不明白；妹妹的心思哥哥也不大能解。

「哥哥，他們爲什麼要這樣對待年青的孩子呢？」妹妹問道。

「年青的孩子都是有罪的！我們都是有罪的！你不知道？從沒有一個孩子跑到宮殿附近去叫過『國王萬歲』。從沒有一個孩子把一隻腳踏在賤民的頭上。在那些華麗的馬車裏面你找不出一個年青的孩子來。在這國度裏，在這個國王的統治

下，年青的孩子都是有罪的。妹妹，你還記得，有一次一個白髮的老頭兒被一個大臣府邸裏的武士打得半死了，我們把他弄到家裏來醫治嗎？那就是我的罪！你不記得我們看見一羣武士蠻橫地把一家貧苦的人從他們自己茅屋裏趕出來，我便跑去責罵那些武士嗎？那就是我的罪！我是有罪的，因為我不相信現在的一切事情都是合理的安排。我們要幫助人，同情人，愛別人。我是有罪的。我的罪是很多的。他們應該懲罰我。」哥哥憤激地說了這許多話。他努力把眼睛睜開，但沒有用，他依舊看不見什麼。

「那麼你讓我跟你去罷。我也是有罪的。我也和你一起做過一些這樣的事，」妹妹忽然勇敢地說。她要跟她的哥哥到任何地方去。但是哥哥想起了一件事，他阻止他的妹妹，他接連說：「不，不行，你不能跟我去！」

妹妹現在完全不傷心了。她已經揩乾了眼淚。她堅決地說：「我一定要跟你去，在這世界上我就只有你一個哥哥，只有你這一個親人，我不能夠讓你一個人走。你

告訴我你要去什麼地方，我跟你去。你可以教導我做一些事情。」

哥哥很感動。他本也願意會有這樣的事情，但是他覺得現在遲了。他不能夠再隱瞞她，他終於苦痛地說了真話：「妹妹，你還看不出來我的眼睛現在有什麼不同嗎？你跟着我有什麼用？我連你的面貌也看不見！」

妹妹發出一個驚恐的叫聲，她捧起他的頭，仔細地看他的眼睛。夜是黑暗的，她看不清楚什麼。但她平日熟習的那一對發光的瞳仁是消滅了。那臉上是一片黑暗。他說他連她的面貌也看不見。他們把他的眼睛也奪去了！這真實是多麼殘酷。她憐惜地撫摩着那一雙閉着的眼睛，悲聲喚着「哥哥。」她覺得從他的眼角還沁出淚水。她的心痛着，她把哥哥的頭緊緊抱在胸前。

「你現在該明白了罷。那麼撇開我，你一個人回家去。我是一個廢人。值不得人憐惜的。」青年的頭在妹妹的懷裏微微顫動，從那口裏還絮絮地吐出這樣的言語，但是做妹妹的已經決定不再聽從他的話了。

妹妹吻着哥哥的眼睛，她的眼淚滴在他的眼睛上面。兩個人的淚水合在一起把那個年青的孩子的臉潤濕了。

「妹妹，放我走。我不能活。我沒有眼睛是不能夠活的。做個廢人活着推日子有什麼意思？那是在浪費生命！你放我走！」哥哥忽然掙脫了妹妹的懷抱，站起來打算就往大路上跑。但他剛剛站起還沒有舉步，就頹然倒了下去。他絕望地叫了一聲，身子動一下，臉無意地挨着了樹根，一顆淚珠浸進了樹裏。像受着渴望了許久的雨露似的，這棵樹馬上顫動起來，全個樹都被這一滴淚水所潤濕了。從樹梢感動地發出了「颯颯」的聲音。

妹妹連忙撲到哥哥的身上，攙扶了哥哥坐起來。她關切地接連詢問：「你怎麼了？傷了沒有？」他並沒有受傷。他的傷痕在心裏。他苦痛地對妹妹說：「你回去罷，你不要管我，我已經沒有希望了。」

妹妹假着哥哥坐在樹下，她現在明白了哥哥的心情。她知道哥哥心上的傷痕。

她不曉得應該怎樣撫慰他。哥哥因了疲倦，漸漸地在她的懷裏睡去了。她不敢看他的臉。她想到那過去的一切。她想到雙親去世以後他們兄妹在一起生活的這幾年。她想到那過去的一切。她想到雙親去世以後他們兄妹在一起生活的這幾年的情形。她的心上也裂開了一條傷痕。她把臉壓在樹幹上面，苦痛地伸訴道：『明鑒一切的天上的大神呵，爲什麼事情就應該是這樣安排的？爲什麼這無數的年青的孩子就應該受着這樣殘酷的待遇？這一切都是您所允許了的嗎？』

神沒有回答。只有那棵樹颯颯地響起來。牠知道天上是沒有神存在的。但是牠不能夠說話，牠現在也只能夠發出颯颯的聲音。

『萬能的天上的大神呵，請您垂聽我這個小女孩的哀求罷。難道年青的孩子都是有罪的嗎？難道人就只是爲着自己一個人而活着的嗎？難道人就不應該同情別人嗎？難道看見同類的人被打，被辱，被虐待，就不應該出來幫助那個可憐的人嗎？爲什麼會有那許多鎗鏑，那許多皮鞭，那許多地牢爲什麼他們會把我哥哥的眼睛奪去了？』

神沒有回答，因為神是不存在的。那棵樹知道這個，牠也同情那個苦苦地哀求着的年青女子，然而樹木是不能夠說話的。牠只得颯颯地響着。

「普照一切的大神呵，所有的人不都是您同樣創造出來的子孫麼？為什麼一個人就該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為什麼就該有國王大臣和賤民的分別？為什麼做國王的就應該坐在馬車裏得意的歡笑，做賤民的就應該赤腳污手地整天勞苦？為什麼那些同情別人，幫助別人，愛別人的年青孩子們就該得着鎗鎗，皮鞭，地牢，被奪去眼睛，被摧殘到死？」

「普照一切的天上的大神呵，請您垂聽我這個小女孩的哀求罷。告訴我，這一切都是您允許了的嗎？難道這一切都是合理的，而且必需的嗎……我哥哥說，沒有眼睛他就不能夠活了；我沒有哥哥我也不能夠活了。偉大的萬能的神呵，請您垂聽我這個小女孩的哀求罷。」

依舊沒有回答，神是聽不見這個小女孩的哀求的。因為天上根本就沒有神。樹

木知道這個，牠因了同情和感動而顫抖得更厲害了，牠颯颯地發個不已。牠想給她一個回答，但是樹木是不能夠說話的。

小女孩絕望地哭了。她知道自己是一個值不得神明憐憫的小生物，她的眼前是一片黑暗。她一時沒有了主意，哭得很傷心，只顧把眼淚滴在樹幹上。

那棵樹把她的眼淚儘量地吸收了進去。從樹根一直到樹梢，這一次樹梢，樹枝，樹葉，樹幹，樹根全都受到了潤澤。好像受到一次魔術似的，牠起了一個猛烈的震動。牠的內部似乎有了極大的變動，牠覺得自己能夠說話了：

「這一切的安排都是不合理的。在這地上一切的人都是沒有差別的。並沒有誰應該受着特殊的待遇。凡是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別人的苦痛上，用鎗鎗，皮鞭，地牢等等來維持自己的幸福，這樣的人是不會長久的，他們終於會失掉幸福。連那十二層的長生塔也會在一個早晨的功夫完全倒掉。只有年青的孩子的，心纔能夠永遠存在。沒有一件東西能夠毀壞牠。去罷，伴着你的哥哥去罷。不要以為你的哥哥

就失掉了眼睛，你的眼睛也可以做他的眼睛。他會用你的眼睛去看見一切的。去罷，去幫助別人，同情別人，愛別人。幫助，同情，愛，這是沒有罪的。」

莊嚴的話語，清朗的聲音從樹梢送下來，響徹了整個樹林，把別的樹木都震驚了。牠們很奇怪那棵年青的樹會說起話來，而且說出了那樣的話。

年青女子意外地吃驚了。當那棵樹開始說第一句話的時候，她便仰起頭看上面，上面是樹梢，是天空，是星子，此外就沒有別的東西。她想這一定是神在說話，神在回答她的哀求。她懷着虔誠的心情傾聽着每一句話。每一句話都像一顆星照亮了她的內部。她的全部的悲哀和恐怖都飛走了。她快活地推動她哥哥的頭，她喚醒他，把這事情和這些話全都告訴了他。

哥哥素來相信妹妹，這事情把他的心情也完全變更了。妹妹攙扶着哥哥，兩個人勇敢地站起來，在樹下停留一會，希望再得着神的指示。但他們再也聽不見什麼話，終於向着大路走了。妹妹的眼睛做了哥哥的眼睛，兩個人緊緊偎倚着，沿着大路

慢慢地走遠了。

那棵年青的樹望着這兩個孩子去遠了，牠很高興，牠還想說幾句話，但結果牠發出來的只是嗚嗚的聲音，牠以後也只能夠發出嗚嗚的聲音。至於那說話的能力，牠偶然地得了「牠」又偶然地失掉了。

三

父親一口氣講完了這個故事。這一次他連抽煙的事情也忘記了。所以他剛一閉嘴就取出一支煙燃了來抽着。他用力吸了一口，然後大大地吐了一口氣。我眼前全是煙霧。我的眼光透過這煙霧去看父親的臉。營火的光亮很弱，使我看不清楚。不過我有些覺得父親的臉和平時的有些兩樣了。今晚上一定有什麼嚴重的思想壓着他。不然他決不會做出這樣的嚴重的面容，也不會講這個好像沒有完結的故事。

自然這故事也使我十分感動，我尤其關心那一對年青的孩子的下落。父親不告訴我。我終於不能忍耐地問了：

「父親，你這故事還沒有完結呢！那哥哥妹妹走了以後又怎樣？又有什麼樣的結局？」

「真是個好奇的孩子！」父親抽了幾口煙，又在我的頭上輕輕敲了一下，責備似地說。「以後的事我自己也不知道了。等你將來長大了自己去打聽罷。」他這時就立起來，又用力吸了一口煙，把煙蒂擲進了快要熄滅的營火堆裏。他溫和地但略帶點疲倦地吩咐我：

「孩子，火就要熄了，我們去睡罷。明天早晨早點起來，好去打獵。」

周圍的空氣突然變得寒冷了。火堆裏只剩了一點餘燼。我打了一個冷噤。

我知道父親不會再告訴我什麼事情了，只得也站了起來。我不再說話，只是拉着父親的手，和他一起回到帳篷裏去。

這周圍就只有樺樹的颯颯的聲音。我的眼前彷彿出現了兩個孩子的背影。他們從那幾株樺樹中間走出來，兩兄妹緊緊偎倚着慢慢地向前走去，好像我們就在後面跟着他們一般。